



程兆强

随着城市发展,老济南的许多街巷景物,涤故更新,渐渐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可是,老济南人念旧,总不忘它们,在闲聊正说中时常提起。济南的西门,就是一例。

其实,西门原本叫涿源门,因紧邻涿水(约突泉古称),取涿水之源之意命名,又因涿源门在济南老城西,人们俗称它为西门,像把城南的舜田门称作南门,城东的齐川门称作东门,城北的汇波门(水门)称作北门,是同样的道理。

西门旧址在共青团路、泉城路、趵突泉北路交接的地方,同其他城门一样,由城楼、瓮城、箭楼、马道组成。城门外是众泉汇流而成的护城河,河水长年不断,河上架着一座石桥。桥以城门名字命名,叫泺源桥,老济南人俗称它为西门桥。

“泮源门”历史很古老，追溯它的历史，即便从明代洪武年间重修济南城墙那时算，也已近六百年了。

悠悠六百年，沧海变桑田。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烟云里，泲源门亲历了古城济南的无数次历史变迁，见证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承受了一次又一次惨重的伤害，书写下一篇篇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1928年5月1日，北伐军第三师攻克济南。5月2日凌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随从进入济南城内。然而，人们不曾想到，就在5月3日，盘踞在商埠地区的日本军队，悍然向北伐军开火，丧心病狂地屠杀我无辜军民和外交人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其实，早在四月，在军阀张宗昌逃离济南前，日军已屯兵商埠，并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挑起种种事端，企图达到阻止北伐军由济南继续向北，统一中国。据后来资料显示，在整个事件中，中国军民死亡人数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在这些血雨腥风的日子，泲源目睹了北伐军将士顽强的抗击和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亲见了北伐军从雄赳赳列队进城到悲壮地撤离，以及日军耀武扬威的“显扬国威”入城式。“五三惨案”中，泲源亦遭受了惨重的毁坏，高大宏伟的瓮城城楼在战火中坍塌废弃，厚重坚固的城门在日军炮火下成为断壁残垣，繁华的顺城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城墙城砖上亦留下了北伐军将士的殷殷血迹。

说起来,冻源门已不是第一次遭受战火的摧残。

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诛齐黄,清君侧”为由,在北平起兵叛乱。建文帝朱允炆派大将李景隆前去讨伐,时任山东参政的铎铉负责督运粮饷。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在河北白沟河一带与朱棣激战,战败后逃到济南。朱棣紧追而至,在济南城外与李景隆交战,李景隆战败南逃而去。朱棣在城外大败李景隆后,随即包围济南城。这时,济南城内只有都指挥盛庸所部,势单力薄,城池岌岌可危。危急时刻,正在外地为李景隆北伐军运送粮草的铎铉闻济南危在旦夕,火速赶到,与盛庸歃血为盟,誓死守卫济南。

朱棣围城三月，久攻不下，欲引河水淹城。为保济南百姓平安，铁铉用计诈降，诱杀朱棣。朱棣不知是计，信以为真，令将士移营后退，只带数骑护卫，身跨高骑骏马，大张黄罗伞盖，过泇源桥，由泇源门入城受降。朱棣刚进瓮城，城头上众将士即齐声高喊“千岁到”，罨门拱上的铁铉轰然落下，可惜只砸中了朱棣战马的马头，朱棣发现中计慌忙换马。

逃脱，捡了一条性命。逃出瓮城的朱棣，恼羞成怒，令士兵重新围城，架炮轰城。眼看城池难保，铁铉急中生智，令士兵将太祖朱元璋画像悬挂在城头上，并书写神主牌位挂在城墙垛口，震慑燕军。朱棣及众将士看到城头上太祖双眼奕奕，威风内敛，“五岳朝天”（额头、颧骨、下巴突出），头戴纱帽、身穿大红龙袍的巨幅画像，纷纷后退，最后只得绕道而走，济南军民得以平安。铁铉于泺源门设计诱杀燕王，智退燕军，成就了一段人们乐道的历史佳话。

冻源门历经战争洗礼,见证过忠诚与叛逆,蒙受过蹂躏和羞辱。

1937年12月23日，侵华日军强渡黄河，进攻济南。25日上午，兵临城下的日军对济南发起了进攻。其实，在24日，国民政府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孙桐萱部已奉韩复榘命令丢弃济南逃往泰安，只留下少量部队断后，而韩复榘本人亦逃到泰安。26日晚，日军大炮向济南内城炮轰了一整夜。27日，日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轻易占领了济南。上午9时，日军陆军部大本营即发表声明：山东省府济南城沦陷。经历了一夜的炮火，27日一大早，战战兢兢的市民，或站在沿街店铺的廊檐下，或躲在半掩着的门板后，看那露着狞笑的日本军人，或骑高头大洋马，或手牵凶狠大狼狗，列队走在城中的大街上。12月28日，日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显示日军军威，震慑济南百姓。然而，就在济南市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时，普利门外却有人打起“欢迎皇军入城”横幅，并手持小旗，频频向日军鞠躬，欢迎日本侵略者进城。这群人就是济南道院何素朴、张星五等组织的地痞无赖和一帮唯利是图的商人。

日本军人列队走进普利门，穿过泅源门，进城了，占领了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从此，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泅源门外架设了日军的哨卡，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市民出入城门不仅要接受盘查，还要向日兵弯腰鞠躬。古老的泅源门，为此屈辱，为此蒙羞。

泺源门只是济南城门中的一个门,可交通地位极为重要。

当年康熙、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济南，以及京城大小官员来济南，多是由泺源门入城。可以想见，当年大清皇帝出了京城，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北京到德州，过堂邑（今聊城）来到济南，经泺源门进城，驻蹕巡抚官署，而后，游览大明湖，观赏趵突泉，吟几首诗，听大臣说些恭维话，是何等快活！

写到此处，我想起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剧中大致的情形是，朝廷御史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纪晓岚奉旨偕同和坤审理此案。纪晓岚和和坤身着便装出了京城，一路戏谑打闹、斗嘴斗智，来到济南府。这时，远处出现了济南城门，城门上方赫然写着三个大字“济南城”。显然，这部电视剧是在戏说，剧中人物亦张冠李戴。我想，如果照实情的话，该那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沅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纪晓岚奉旨偕同和坤审理此案，刘墉自京城来到济南，由泺源门进城，而城门楼上的大字该是“泺源门”。

泲源门于1950年2月同济南的城墙一起拆除，泲源桥还在，桥下依然水流淙淙，但它历经多次改造重修，已不是当年的桥。

如今，泺源门——西门旧址已成为市区交通要道，每天川流不息的车辆如过江之鲫，但愿那些过往的市民，知道这里曾是济南的泺源门，铭记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

太甲山在南部山区小有名气。相传,太甲死后即埋葬于此山顶。

太甲是商汤王的嫡长孙，在位时很有作为，也是古代帝王悔过自新、立志有为的典范。《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这则太甲山陵的传说和《史记》中记载的太甲帝悔过自新，勤修德政，使诸侯归附，使百姓安宁的故事，就题刻在太甲山下南泉寺“四清”池北岸的《太甲亭记》石碑上。

如今,太甲山上没有任何太甲遗存,太甲传说和太甲史迹也只留存于历史文献之中,但观览太甲山上的南泉、南泉寺遗址,以及太甲山悬崖上雕刻的唐代摩崖石刻造像,是我们这次太甲山之行的主要目的。

我们看过碑文，在太甲亭休息片刻，即沿“四清”池东岸向上走去，不远就是南泉寺遗址。寺庙已不存在，只有一座钟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北侧还有一组石碑和一些巨大的柱础抱鼓石。这钟亭的四根立柱和横梁，以及横梁上的斗拱，都由粗大的精磨石条构成，钟亭顶上的瓦当和亭檐也是由石块模拟雕刻。亭内横梁上还绘有彩绘图案，虽历经数百年风雨，仍夺目鲜艳。亭顶上一组双鸱吻吐水石雕件，双鸱对口卷尾，怒目圆睁，相视吐水的神情被雕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钟亭西侧两立柱写有一副隶书对联：声偕六律达三界，韵叶五音彻九霄。横批“赞和”。虽然铜钟早已不在，但仔细回味这对联，我们仿佛听到了这口铜钟敲响时的洪亮悠扬。这座钟亭通体都是由褐红色石质构件搭建而成，看上去古朴典雅，古色古香。从这座保存完好的钟亭，还有巨大的柱础、抱鼓石来看，当时的南泉寺一定是宏大而又精美。

遗址北侧并立有一排石碑,我们仔细查看,其中一块是立于大清道光二年的《重修南泉寺碑记》。此碑文用典精雅,文辞优美,行文如这南泉泉水一般清新流畅,可谓山水游记美文精品,虽看不清撰书者名,但我们猜想,这一定是一位饱学之士。

紧挨这块石碑，立于民国时期的石碑上的字迹更为清晰，也是《重修南泉寺碑记》，我们读到：“郭而庄之阳有南泉寺，南连太甲岭，北近锦绣川，山环水抱，形势绝胜，诚历下之圣境也。创建不知何时，重建非止一次，历年滋多风雨摧残，殿宇损坏，三庄领袖诸君不忍坐视，公议重修。出蓄积而不足，又募化于四方。庙貌既加修整，神像更新装塑，焕然一新，巍乎可观。名胜古迹得以保存，探景者无不咸称赞焉。固借发起人之力，然亦赖慈善家之襄助，建碑题名，永垂不朽，是为记。”这块碑记文笔同样优美，只是文中说南泉寺“创建不知何时”有待商榷，我们在来南泉寺之前查阅过相关资料，得知这座南泉寺始建于唐代。

明朝万历年间,被誉为“历下四诗人”之一的徐邦才,因仰慕南泉寺及周围一带的山水,曾在南泉寺斋居,并“市寺僧房地一分”,以作为自己养生终老的居所。

据《济南泉水文化通览》记载,斋居期间,徐邦才也曾为南泉寺的重修撰写《重修南泉寺记》,记称:“南泉寺,在省会南四十五里中官之东,山阴之半。寺迄南出泉三四泓,冬夏不涸,故名。其昉日久,而不可详。但南崖颠有至元重修字,乃知不始自元矣。至我朝正德时重修,已磨石,未刻,而其人已不可考。”这块徐邦才撰写碑记的石碑在哪里,因为其他数块石碑字迹模糊难辨,我们没有看到,但相信就在这一排石碑之中。

钟亭东南隅，东西方向并列两泉池，这就是南泉。东池是长4.5米、宽3米的石砌，西池1米见方，也是石砌在一石券门洞中。看两池中的泉水，澄清明净，晶莹透碧。两池泉水自池中溢出，流入寺外的“四清池”。因这一带山岩布满厚厚的木鱼石，泉水自木鱼石渗溢，故南泉水水质甘甜清冽。我们一行每人除喝了个痛快外，还都把自己随身所带水壶里的水倒掉，灌满这泉水，以备攀援太甲山时再喝。

我们出南泉寺遗址向上走去，小路两侧全是茂密的松柏，遮天蔽日。渐渐的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陡，巨石峭壁，险象环生。待我们沿一面峭壁窄路上爬数百米之后，前面出现了一较宽平台，这里就是太甲山峭壁半腰处的唐代摩崖石刻造像。造像有三尊，一小一大造像在上左右排列，最大的这尊造像在下独尊，呈倒“品”字形。三尊造像各有特点，左上那尊站立于券形拱门佛龕内，右手手背朝外上翘，左手手背自然下垂。右边这尊端坐在方形门洞佛龕内，双手抚于两袖之中。下面最大的这尊，端坐于外边是券形、内里则是方形的门洞佛龕内，两手上叠落在身前。三尊石像都雕刻得十分精湛细腻，身上的服装线条流畅，尤其是上右和下这两尊的裙摆褶皱，给人似有微风一吹，即能随风飘动的感觉。除各自的造型特点外，三尊造像共同之处都是体态丰腴，敦厚圆润，面目安详，微微带笑，这是唐代摩崖石刻的艺术特点。

看完摩崖造像，站在这小平台处，回看四周，只见天高云远，群山逶迤。这太甲山，上古时有汤王厚德传说，唐代时有佛祖神灵庇护。山上松柏成林，绿荫如墨；山中清泉汨汨，溪流潺潺；山下村落点点，屋舍俨然。遥想当年，南泉寺置身于葱茏之中，木鱼声声，梵音绕梁，香烛熏染，钟声悠然。如此福寿之地，难怪诗人徐邦才会选择在此养生终老。

投稿邮箱：
qlwbhzbz@163.com

【城市微旅】

太甲山下南泉寺

李金良